

3913

金屯市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金屯市委 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奎屯市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奎屯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

政协奎屯市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编 陶天白〈以姓氏笔划为序〉

编委 邢尊玉 刘殿学 祁友石 张正沛

庞泽芬 郑熹微 侯国恩 侯振信

郭敦廉 陶天白 高根离 黄海洲

熊兆骥

قازىرىگىلەرگە نازارەت،
كېنگىلەرگە ئىپېلات.

لۇقتارقان

教育当代 惠及后嗣

洛合达尔汗

序

张文征

十五年前，我们在准噶尔盆地西南缘这块绿州上建起奎屯市新城。历年来她以特有的姿态，特有的行为和方式不断给这块拓荒之区注入新的基因，从而极大地影响着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在党的领导下，用共同实践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奎屯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也为哺育英模，造就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本书所收集的二十一篇文章，都是先后受到全国、自治区表彰和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作出贡献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其中有优秀教师、优秀企业家、劳动模范，也有优秀党务工作者、公安干警和科技工作者、医务人员及金融工作者、文学艺术创作者。他们为了社会主义的宏图大业，为本市的发展繁荣，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勇于牺牲个人利益，辛勤劳动，努力奉献，用自己的汗水甚至鲜血导演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生动活剧，受到人们的称赞和尊敬。我们希望于这些同志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更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创造出新的业绩，为“四化”建设再立新功。我们也相信广大读者，对这些先进人物会有更真切的认识，从而能激励自己，奋发登高，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开辟新的、更加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

我们谨期望此书在各条战线的朋友中能起到交流经验，开阔视野，启迪思想，振奋精神的作用。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努力，争取再编写出类似这样的，反映先进人物或先进事迹及反映奎屯拓荒者们的传略、回忆录各类新书，以飨读者。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不少领导和同志们的热心帮助和支持，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目 录

浓荫千里话桃都	范 静 (1)
他是干警的带头人	王峻岭 (20)
桑榆生辉	黄仁铨 (26)
辛勤耕耘的园丁	沈 锋 (35)
梅花香自苦寒来	范 静 (37)
路在脚下	张正沛 (41)
毕生心血润育新棉	刘长生 (43)
心系千千结	秋思 白鸽 (50)
小城怪杰	肖 元 (57)
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	朱若悟 (62)
道是无情却有情	张剑敏 陈晓英 (69)
基层派出所的带头人	刘 斌 (75)
全国优秀教师赵梓辉	郑熹微 (79)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李国有 (83)
模范班主任夏引芳	侯国恩 (86)
勤恳扎实勇于拼搏的女楷模	吕景州 (94)
扼守死神之门	范 静 (99)
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女企业家	李建山 (105)
誓于纱绽为伴的人	张雪英 张剑敏 (111)
绿色的追求	李如心 (117)
明月出天山	范 静 (124)

浓荫千里话桃都

——记著名外科专家、全国优秀院长潘拯同志的事迹

范 静

引 子

提起潘拯的大名，谁都知道他是蜚声全疆的外科大夫，享誉全国的优秀院长。他的回春妙手，曾从死神那里夺回许许多多垂危病人的生命，他的精湛医术和崇高医德，曾给千家万户送去了健康和欢乐，他是准噶尔的神医，当今的华佗。

如果可以把人比作树木，那么，造福一方的潘大夫就是一棵参天插云、荫覆千里大树了。在准噶尔这片瘠土上，这棵树是怎样长得这般繁茂高大呢？下面的文字就是回答。

不恋灯红酒绿的都会，而闯无医少药的僻境，这里描绘了他甘吃大苦的韧劲；

好学不厌，锲而不舍，这里介绍了他功底深厚的渊源；

不因袭旧范，敢闯禁区，这里记下了他勇于开拓，屡建奇功的奉献；

急病人之所急，忧病人之所忧，这里展示了他仁民爱物的心肠；

父子深情牵不动，异域富贵诱不去，这里称颂了他忠贞爱国的志节；

身居高位，大权在握，却仍布衣蔬食，不知谋私，这里讴歌了他克己奉公的高风；

.....

中华大厦，屹立世界五千年；历尽风吹雨打，却仍岿然不动。所恃着何？“中国的脊梁”（鲁迅语）。哦，可敬的名医，你扎根硗瘠的参天大树！你支撑华夏的不朽脊梁！

一、不恋闹市，勇闯蛮荒

浩瀚无际的准噶尔盆地，黄沙漫漫，戈壁茫茫。夏天，这里赤日炎炎，热浪灼人，草木焦枯，百虫潜形；冬天，这里飞雪飘飘，寒风彻骨，地冻三尺，滴水成冰。这里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冰封大地，春天和秋天有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

这就是曾被人们称做蛮荒地带的中国西部准噶尔，纵横38万平方公里，坦荡、粗犷、壮阔、贫瘠、严酷、荒凉。

就是在这里，潘拯，这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优秀的医科大学生，把他全部的青春和热情，献给了开拓准噶尔这壮丽多采的事业，他用大半辈子生命，顽强地同各种疾病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创业者之歌。

1955年夏天，血气方刚的潘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山东医学院。他毅然放弃出国留学和回上海工作的机会，西出阳关，成为开拓准噶尔盆地的第一代大学生。

潘拯祖籍上海，父亲潘光熙先生，解放前是上海盐务管理局一名科长。1949年，潘先生举家迁居香港。1950年，潘光熙先生离开香港去日本任职，潘拯随母亲和弟妹四人返回上海定居。

潘拯是潘家长子，是母亲唯一的依赖和寄托。为了不使母亲伤心，临行前夕，潘拯悄悄地打点起行装，登上了西去

的列车。两个月后，远在上海的母亲收到来自大西北的第一封信时，才知道潘拯闯进了准噶尔。

潘拯满腔热情而来。

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泼面一盆冷水。潘拯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医院工作。当时兵团组建还不到一年，农七师医院名义上是师级医院，实际连一般诊所条件都不如。住的地窝子，喝的涝坝水，吃的包谷馍馍。靠点马灯、烧土法蒸馏水在帐篷里为病人做手术。

尽管做好了足够的吃苦准备，然而，要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实现他宏伟的抱负，谈何容易！

由于饮食条件差，当时部队患消化道疾病的人特别多。医院限于条件，只能做一般手术，稍复杂点的手术，只得送往很远的石河子医院。看到患病战士痛苦不堪，潘拯心急如焚。做为一名外科医生，在病人最需要的时候束手无策还算什么好医生！潘拯很快从苦恼中摆脱出来，和全院医务人员一起，在医疗设备奇缺的条件下，进行大胆尝试，并奇迹般不断取得成功。1956年，他就成功地开展了第一例肠扭转手术；第二年，第一例脾切除和胃大部切除手术又取得了成功。

潘拯从错综复杂的手术中找到了乐趣。看到病人一个个神奇地康复，潘拯的精神有了寄托。此后的几年里，潘拯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事业之中。那些年，尽管生活十分艰苦，环境十分恶劣，但领导支持他，同事们帮助他，病人信赖他，潘拯在外科手术领域里，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那是培养和造就他的最惬意的几年，他经常一连做好几个手术，累得头晕

眼花；他把无数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抱了回来，他还手把手教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学员，他成了医院外科的顶梁柱。

1957年，医院随农七师师部搬迁至奎屯，改名奎屯医院，由单一的外科发展成一座拥有妇产科、胸外科、骨科三个科室，200张床位的小具规模的正规医院。1958年，潘拯担任了外科主治医生。

艰难的岁月磨炼了他，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他。准噶尔盆地苦涩的碱水和大西北严酷的风霜，使他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他不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要为准噶尔这块土地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

二、十年浩劫 黄钟毁弃

1959年，潘拯做为医院的骨干医生，被送往上海深造，掌握了胆囊、脾脏、食道等疾病手术。学成归来后，潘拯和他的同事们雄心勃勃，准备花十年时间，把奎屯医院建成北疆地区第一流的医院。

就在他为想理和事业忘我拼搏的时候，厄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潘拯因海外关系，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里通外国分子”，赶出医院，发配到农场修公路。随后又被安排到医院看守太平间，打扫厕所。

这真是对医学事业的莫大讽刺。潘拯怎么也搞不明白，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竟成了他被强制改造的一条条罪状，为人治病，救死扶伤究竟有什么罪？然而，在那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这一切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摧毁他顽强的意志，反把他磨炼得更加坚强。尽管被剥夺了手术刀，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医学的研究。他利用看守太平间的机会，对每具尸体的死因和治疗过程进行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他还通过朋友和学生，冒险偷偷地给人看病做手术，进行学术研究。

1969年8月，一名右脚断离的病人被送进奎屯医院抢救，由于失血过多，病人生命垂危。这是一例特殊的病人，有关方面要求无论如何，都必须把断腿接上。在这节骨眼上，院革委会领导想起了仍在看守尸体的潘拯。

断肢再植手术，当时在全国取得成功的只有几例。奎屯医院条件简陋，技术力量薄弱，要做这样复杂的手术还是第一次。潘拯的心里也没有底。但是，做为医生，在病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能进不能退。潘拯毫不犹豫地走上了手术台。经过九个多小时漫长的搏斗，潘拯终于战胜了死神，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在奎屯医院取得了成功。三个月后，病人扔掉了拐杖，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出了医院。

然而，在庆功大会上，领奖的却不是潘拯，人们怎么也找不到他。病人出院的那天，他又被赶回了冷冷清清的太平间陪伴死人。

有人为潘拯打抱不平，潘拯无可奈何地笑笑。当命运不能被自己主宰的时侯，荣誉又算得了什么？一个外科医生，只要能给我手术刀，只要能为病人解除痛苦，那就是莫大的幸福和安慰。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潘拯忍辱负重，艰难地进行学术研究。平时，他只是一个打扫厕所的清洁工，一个看守死人的“死人”，只有有了疑难病症和垂危的病人时，

头儿们才会突然想起他。对这些，潘拯感到愤怒和痛苦，感到困惑和茫惘。但是他并未因此而消沉，他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历史的清醒。

三、春回大地 精英重振

历史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宣告冰河解冻，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潘拯做为新疆医学界的代表，优秀的外科医生，出席了这次大会。他感到心花怒放，春意盎然。他曾经失去自由，深知自由的可贵；他曾经被迫放弃他热爱的事业，他要用百倍的努力把被耽搁的损失追回来。

从北京回来的第一天，他就穿上了白大褂，走上了手术台。一位名叫叶尔兰的哈萨克老牧民，左肩上长了一个特大的恶性肿瘤。三十多年来，叶尔兰几乎跑遍了全疆大小医院，由于肿瘤把肩膀和头部连接在一起，手术危险性太大，医生们都只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来到奎屯医院时，肿瘤已经溃烂，病人生命垂危。经拍片检查，左肩肱骨已大部分坏死，必须立即采取断离手术，抢救病人生命。

潘拯从医学杂志中发现，上海曾经采用“套式肿瘤切除后断肢再植”手术。为了使病人早日脱离危险，潘拯决定采用“套式切除断肢再植”方法，切除病变的肢体，将健康的手臂接到左肩锁骨上。

这是一项高难度的手术，当时全国只有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取得三例成功。在条件极为落后的新疆，要做这样的手术，将会承担很大风险。好心人劝潘拯，别冒这个险。然而，潘

拯来不及考虑这些。做为一名医生，如果处处缩手缩脚，思前怕后，不敢闯开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那将是一事无成。潘拯镇定自若地拿起了手术刀。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潘拯累得头晕眼花，直冒金星，他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手术成功了！

这是新疆第一例套式切除断肢再植手术。半年后，叶尔兰康复出院。卸掉了三十多年的顽疾，老牧民格外爽朗。他逢人就竖起大拇指：“潘医生，加克思！”

1979年春天，潘拯又为一位哈萨克病人，成功地切除了腹内重达18公斤的巨型肝包虫。这个病魔仅用三个月时间，就把病人哈得别克折磨得奄奄一息，体重只剩下40公斤。当潘拯小心翼翼地切开病人的腹腔，大家都被眼前这个巨大的怪物惊呆了：18公斤重的肝包虫，新疆罕见，全国罕见！

哈得别克很快恢复了健康，返回到阿勒泰草原。潘拯的名字，就象长了翅膀，在草原上传开了。

四、艺无止境 精益求精

1979年，潘拯被任命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医院副院长，负责医务工作。

手中有了权，该如何使用？把这用来为自己升官发财铺路垫石，还是让它造福于边疆各族人民？

潘拯心中有自己的打算，20年前，他就有一个设想，要把奎屯医院建成北疆地区的一流医院，医院不仅要拥有最优秀的医生和最先进的医疗设施，拥有一流的科研机构，还要为边疆培养和输送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如今，他的愿望就

要成为现实，怎不叫他彻夜难眠！

潘拯把外科组建成一个拥有普外科、胸外科、小儿外科、骨科四大科室的大外科，购置了大量的医疗设备；他建立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使医院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他把一批中青年骨干医生送到上海、北京等地进修，使医院技术力量大大加强；他还带领全院医务人员开展科研活动，在他的带动和倡导下，医院工作人员潜心科研，钻研业务蔚然成风。医院的声誉逐渐远播，北疆各地的病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州奎屯医院求医，医院门诊人次和住院人数急剧上升。潘拯和他的伙伴们没有辜负病人的厚望，一例例疑难病症被他们征服，一个个垂危病人神奇地恢复了健康。

1984年1月，一例膀胱乳头状瘤恶性病变的病人，送进了奎屯医院手术室。按照以往惯例，切除膀胱，把输尿管放进尿袋里，或者移植到结肠里就可完事。但这样病人大便混在一起，天天拉稀，十分痛苦。潘拯决定采用膀胱再生手术，切除病变的膀胱，保留部分健康的粘膜，用气囊做支架，让细胞爬满气囊，发育成新的膀胱。三个月后，新疆第一例膀胱再生术在奎屯医院取得成功。当时，全国只有黑龙江省人民医院尝试做这种手术。

潘拯在外科手术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新疆，他是屈指可数的卓有成就的外科医生。但他从未感到过满足。他广泛搜集国内外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经验，虚心向同行请教，尽管他已从事行政工作，但他从未离开过手术台。对他来说，每一例手术，都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每一场搏斗，都能激发起他更多的勇气和灵感。三十多年来，他记下的医

学笔记有一百多万字，他写的病历，垒起来比他一米七五的个子还高。正是这种永无止境的探索，他才能在面对疑难杂症时，达到柳暗花明的境界，才能不断开拓、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学术上，潘拯敢于冲破禁区。他打破了传统的苏联派、德日派、英美派界线，摒弃医学派别的成见，博采众家之长。一般医院都根据“麦克勃尼氏点”开刀做阑尾炎手术，不仅刀口大，寻找阑尾困难，而且容易发生小肠粘连。潘拯根据多年的经验，在“麦氏点”下一厘米的地方开刀，很快就能找到阑尾，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也不会发生小肠粘连，减轻了病人痛苦。潘拯还发明了“抽线缝合法。”以前缝合刀口时，线头放在皮肤内，造成伤口感染化脓。为了取出线头，还得多次手术。“抽线缝合法”一次抽线，不仅缩短了治疗时间，也使病人避免了多次手术的痛苦。

在潘拯的领导和主持下，州奎屯医院在外科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1985年8月，医院第一次成功地利用引产胎儿的胸腺，为一例晚期食道癌病人进行了移植手术。1986年，医院采用“腹会阴联合切除股薄肌移植肛门再造”手术，治疗直肠癌病人获得成功，免除了病人腹部排便的痛苦，现已有20多例病人接受手术，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在自治区同级医院中遥遥领先。1987年，医院在开展“常温下全肝血流阻断无血切肝术”的基础上，肝三页切除（极限切除）手术又获得成功，获得自治区科技成果奖。1989年，医院又成功地为一名哈萨克病人切除了重大20.5公斤的特大肝血管瘤，切除这样巨大的肿瘤，在全国还是第一例。

五、同舟共济 冲出困境

1986年初，潘拯被任命为州奎屯医院院长。

当时的医院，正处于体制动荡的非常时期。1984年至1987年初，围绕医院的归宿问题，兵团和地方争吵不休。一时间，奎屯医院人心惶惶，全院一百多名中高级科技人员，就有50多人拿到了外地的商调函和调令，准备远走高飞。同时，由于医院归宿未定，上级拨款还不够给职工发工资，医院财政入不敷出。医院到了最困难时期：面临着全面解体。

在这关键时刻，潘拯以他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医院全体职工的信赖。他放弃了出国定居和调往上海工作的机会。并谢绝了自治区直属医院和自治州卫生部门调他担任领导职务的好意，留在医院和大家共度难关。他紧密团结党委一班人，同拉一架车，劲往一处使；他深入职工家中，和大家一起谈心，一起探讨振兴医院的最佳方案；他恳求曾经和他一道创业的医疗骨干们留下来，帮助他把医院建设得更加美好。他给职工们描绘了一幅医院发展的美好前景：奎屯市雄踞北疆交通要道，随着北疆铁路与苏联接轨，奎屯市将成为新疆北部的中心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商流中心。同时，奎屯也必将成为北疆地区医疗科技服务中心。

潘拯上任后的第二步就是抓开源节流，摆脱财政困难。由于没有一分钱建设和设备投资，医院如同羸弱的老牛不堪重负。医疗设备十分落后，病房大都已成危房，职工还都住在雨天一屋水、冬天八面风的土坯屋里，管理体制僵化，科研难以开展，职工苦乐不均，这样的环境怎么能留住人。